

梨花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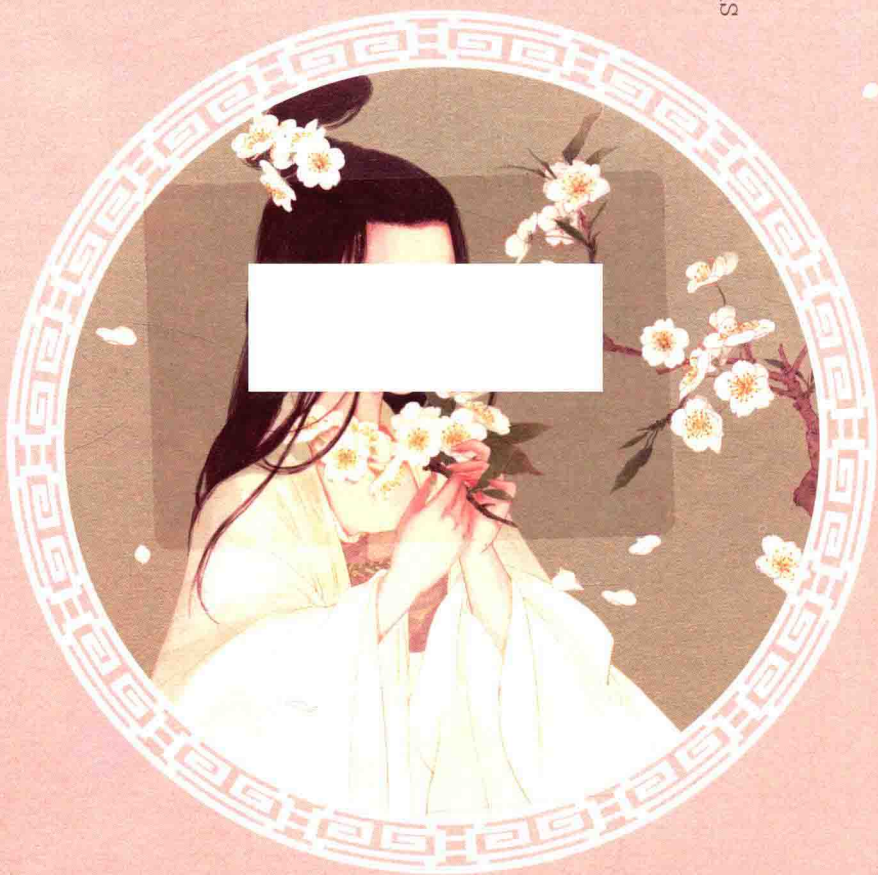
下

PEAR FLOWERS
WRONG

胭脂水 著

一步错，满盘皆错。
是棋子，亦是弈者。

深宫如海，梨花若雪。
她翟衣盛妆，待谁归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梨花错

下

PEAR FLOWERS
WRONG
胭脂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错/胭脂水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1728-1

I. ①梨… II. ①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8196 号

梨花错

著 者:胭脂水

责任编辑:冯亚男 王晨曦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42

字 数:61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28-1/I·223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四章	悔之晚矣	285
第十三章	一世莫离	268
第十二章	相惜亦相疑	248
第十一章	温婉佳人	228
第十章	凤去楼空	197
第九章	月映万川	176
第八章	群芳祝寿	158
第七章	弃子无情	137
第六章	杏林染泪	121
第五章	弋阳戚氏	99
第四章	云泥之别	76
第三章	元怱	50
第二章	血海红莲	21
第一章	苏氏双姝	1

梨花
错

第三十章 大结局

第二十九章 吹散碧桃千树，尽随流水人间

第二十八章 情何以堪

第二十七章 举世无双

第二十六章 归来

第二十五章 落子无悔

第二十四章 命运如棋

第二十三章 舞阳公主

第二十二章 情定

第二十一章 香消

第二十章 东风有恨

第十九章 世歌

第十八章 端木玉族

第十七章 风霜如剑

第十六章 金玉其表

第十五章 恨意无尽

303 312 330 365 401 416 440 454 470 484 493 509 520 536 558 620



第十七章 风霜如剑

漫天遍野的一片白,天亮之后,大雪更是纷纷扬扬。几匹马儿疾行在僻静的官道上,马蹄声被路上厚厚的积雪所湮没,只余风雪声呼啸灌入耳中。

前面不远处是一个三岔路口,其中朝北的一条路边似乎立着一个路界,只是这雪实在太大,那界碑早已被裹成了一个圆圆的雪墩,连原先的样子都瞧不出来了,更遑论上头写着什么字了。

打头的玄衣男子蒙着半张脸,此时便跳下马来,身后的两个随从模样的忙落马劝道:“公子,还是让小的来铲开这上头的积雪吧!”

他摆手停在半空中,玄色织锦夹衫上镶有贵重顺滑的水貂皮毛。那手十分苍劲有力,虎口处虽干燥地裂出了大片纹屑,但姿态动作间仍似有掌控乾坤之力一般决然。

四下环顾了一番,便毫不迟疑地指了最右的一条小道,示意往那个方向而去。

早饭过了约莫一个时辰之后,风雪才渐渐停歇下来。因天格外寒冷,人们都闭门不出,只窝在家里拨弄着暖炉火炭。

山坳当中的这个小村落只零星住了几十户人家,靠山南的是一户,住的是石砖垒出来的一进小小的院子。推开用荆条编成的院门,响动吓得院子里雪地上正在觅食的几只山雀扑棱棱地飞回了后山的林子里头。

有人闻声出来,见了玄衣男子倒头就拜。一行人默不作声地进了屋,玄衣男子落座不过片刻工夫,手里的热茶白雾未散,陆陆续续地又进来几个人,却都是有些畏首畏尾地不敢上前来说话。

最后还是先头迎出来的那人,壮了胆子道:“公子,属下们罪该万死,不



敢分辩半句。只是一会儿公子上了山看过之后便晓得，夫人的尸骨被盗，委实是有人早已蓄谋久远。而今终于露出破绽，或许……”

屋里的铁鼎子里烧着两堆火，火势旺盛暖得让人后背都发汗。里头的柴火偶尔发出几下“吡吡”声，反衬得整个屋里愈加静谧，窗外落雪之声清晰可闻。

玄衣男子终于拨去蒙着半张脸的皮毛罩子，干净硬朗的眉眼之中寒光熠熠，正是已在京城消失多时的元桢。

“上山去！”

山势陡峭又积雪甚深，一行人虽是身手极佳，待徒手爬到半山时，也是个内外衣衫皆汗湿透。

半山之上风景极佳，东南面原本有一座孤坟，此时旁边的绿梅仍在花期之中，缕缕冷香随风入息。但孤单的石碑之后，本该被白雪覆盖的光洁平整的坟茔，此时却被掘得纵横交错，墓穴中的泥土被挖出来在旁边堆成了几个小山丘，上头零散地落下一片片的绿梅花瓣，大片洁白晶莹当中衬着星星点点的浅绿，美得让人屏住呼吸。

走近一看，墓中的棺槨早已不知去向。几处陡峭的土壁并未被白雪覆上，仍散发出些许阴暗潮湿的气息。

元桢直直地在石碑前跪下去，余下众人亦随之无声跪下。山间风大，吹在人脸面上如刀割一般生疼，可他却丝毫也不觉得痛！这一生自小颠沛流离，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侥幸。原本以为母亲去世之后自己便不会再晓得什么叫难，没想到此时此刻跪在这里，周身的血液却再次翻腾上涌，那冷意从心间蔓延至周身，一寸寸地凝结起来，原来还是痛的！

可是再痛，眼泪也流不出来了，深深地伏地叩首，是他在内心里向生养自己的母亲请罪。

他不孝，让她在九泉之下亦不得清静，可是他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的。他发誓！

褪去厚重的锦袍，他仅着单衣将双手用力地插入冰冷僵硬的泥土中，山风吹得旁边的绿梅飘飞如花雨，那些花瓣便随泥土一起埋进了地里。余下的七八个人一开始还想过来搭把手，被他一个坚毅决然的动作止住之后，便

只有讪然地继续跪在那里。

天空又下了雪，指尖上沁出来的嫣红的血水融入洁白当中，十分的艳丽夺目。

元帧在决然沉默当中，用自己的双手将整座墓穴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虽然他知道，或者她很难再回到此地长眠，也永远等不来那个负心绝情的人。

可是她生前如此喜欢这里，他怎能让她连这一点最后的心愿都无法达成？

即便是只能做个衣冠冢，可有这些她亲手种下的绿梅陪着，想来，若泉下有知，也算是一丝慰藉？

因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这日晨起之后，苏妍便觉得两个眼皮都狂跳不止。她从未有过这等体验，便随口问了一下璃心。见她唇瓣发红，璃心便道：“姑娘这是有心火，需喝些无盐无油的萝卜汤下去，这两日饮食上头再清淡些，也就好了。”

苏妍点点头，有些心神不宁地用两指按着右边的眼皮。却是半点也不起效应，过了一会，外头天上居然响起了冬雷，接着又是罕见的一场冬雨。

眼见天儿愈发冷得刺骨，苏妍都不愿动弹了，吃了半碗粥之后又躺了下来。正睡得昏昏沉沉时，有人进来回禀说建帝来了。她方才勉力睁开眼，应了一声，听见耳畔仍是淅淅沥沥。

抱着团子行至东暖阁，建帝穿着一身浅蓝色倭缎团福束腰袍衫，腰里系着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正负手立在寝阁与暖阁相接的窝角廊下面赏雨。

外面雨正绵绵，琉璃檐上的雨滴顺着长长的冰凌子滚落下来，冰凌便被润出了一层如玉般透亮的莹白。这时节就是宫里的院子也没有能够装点的鲜花，滴水檐下便整齐地摆着一溜的矮松柏，倒是四季长春的绿。

雨点打在叶片上面，碎成无数珍珠，那叶片被雨水一洗，愈发绿润潋潋，晶莹剔透，仿若老成了气候的翡翠。

建帝下朝之后并没有戴金冠，只用一根包着紫金的犀角簪将头发在正中挽成一髻，檐下的雪光反射过来，映出乌黑发线下的一张面孔，清逸俊朗，



并不显岁月的风霜。

苏妍无声走至他身侧，仍是浑然不觉，只缓缓将右手伸在檐下，接住落下的雨滴，他面上本氤氲着稀薄的笑意，此时笑意在脸上慢慢晕开来，染到苏妍脸上，仿佛世间事，再大也不过尔尔。

见他动作单纯有趣，她也低头将手伸至檐下，只一下，那冰冷的雨滴在手心里，汇成透明清亮的一捧，又顺着指缝无声滴落。原来，当真是十分有趣。

团子吱吱叫着顺着她的臂弯蹦至手腕处，建帝侧身用另外一只手握住她的手掌，顺势将团子接过来。转脸时目光中一片温暖柔和，一如他的掌心一般。

见他眸子里灵光一闪，苏妍负气般地把头一歪道：“皇上，为何你能这般，我却不可？”

建帝仰首哈哈一笑，招手示意身后的人给苏妍披上大毛披风，又接过团子自己抱在怀里，看着苏妍鼓着香腮不甘不愿地接过璃心递上来的手炉，方才摊开另外一只手的掌心道：“朕先前在书房不小心滴了一滴墨在手里，后来也没顾得上洗干净。来到你这边之后看见檐下的水格外清亮，这才想到顺势洗一洗的。”

苏妍自是不信这等理由，但没奈何，他掌心的确有些墨渍，而自己却没有。

可不信又如何？第一次见到他也有这般孩子气的时候，她心下忍不住猜测，或者，是想起了小时候跟长公主一起淘气的时光？就如自己一样，小时候总跟在二哥的身后，记忆里也有这样的情景，温暖而遥远……

建帝却忽然狡黠地一笑，道：“看来在檐下洗手，这等事情你以前也做过。不然，何至于笑得这么开心？”

苏妍蓦地一惊，下意识伸手在脸上一摸，唇角飞扬可不是在笑吗？见他面上似有得色，她心中微觉不服，便扬起脸来重又对他皎然一笑道：“那皇上你又笑什么？哦，我知道了，肯定是一样的缘故。”

建帝没想到她竟如此急智，稍怔了一下便缓缓转过脸去，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方望着雨蒙蒙的天际道：“都说自古春雨贵如油，今年立春得

早,今几个这一场大雨,再加上之前的几场大雪,农家总算可以宽一宽心了。”

苏妍忽然看见他一直未曾转身的另外一侧衣衫,方才又道:“皇上,你臂上衣裳都湿透了,不冷吗?”

经她这么一提,建帝这才觉得右边肩上一阵浓浓的凉意。

换了衣衫走出来时,苏妍已端坐在花梨榻上正在沏茶。此时天光正好,沏茶的几上摆着一盆花瓣厚重的蕙兰,长长的花骨朵都弯下腰来,打头的一朵花儿似绽非绽,正正好对着建帝坐的那一头,似美人含情带笑。

茶盏接过手,先嗅了嗅,建帝便颌首赞道:“先前听璃心说你有些心火上头,朕便叫人取了这白牡丹过来。说来也怪,以前万福常沏此茶,也是一处来的贡品,却泡不出这样的意味来。”

苏妍想不到堂堂天子也会有如此满嘴胡言的时候,偏偏是这样奉承的话任谁都不好当面揭穿,只得略过当没听见。

窗外雨声潺潺,那雨水落入积雪当中清脆宁静,润物无声。这样寂静温暖的冬日间,对弈品茗,隔花不语,都似时光凝滞在此时此刻,容易让人生出些许的眷恋和恍惚。

棋盘之上零星落了黑白几子,双方都不徐不疾地行着。建帝无意间看见苏妍伸手揉着眼皮,便轻轻笑了笑。苏妍脸上一红,轻声解释道:“也不知怎么闹的,今日起来时两边的眼皮就跳个不停。”

建帝便道:“朕教你个法子,保管有用。”

见他说得笃定,苏妍便问:“皇上有什么秘方?”

建帝遂击掌,璃心和万福都前后进来。建帝朝万福吩咐了两句,万福应喏下去。璃心却讶然地看了看苏妍,见她欲言又止的模样,苏妍会意过来,转过脸朝建帝道:“皇上!您……怎么可以捉弄我?”

建帝见她想生气又不好发作的神态,十分的娇憨可爱,终于抑制不住笑出声来,手上捏着的棋子随手一搁,道:“朕哪有捉弄你?这是宫中的秘方,的确可以止得住眼皮跳的。不信,你只管问璃心。”

璃心一脸难色,硬着头皮回道:“姑娘,皇上说的也是真事。不过……”

“不过什么?”



璃心又抬眼瞧了瞧建帝，见他只是笑而不语，方才将其中原委道来。原来这所谓的秘方，也就是先帝时一位宠妃的故事。那位妃子出身云州大族，习俗本来就有些不同。据说那边信奉人眼能通灵，因此若眼皮狂跳不止，则是意味着神灵不悦，需厚厚抹了红黄两色鲜亮的花汁涂在脑门上，再对着神像诚心祷告半日。

因当时天是夏日，宫中并不允许供奉他族的神佛，因此这祷告便只能私底下进行，门户紧闭之后加上心里又紧张害怕，因而那妃子便出了一身的汗，脸上抹着的花汁也早就化开了，因而模样自是十分的骇人。

恰好先帝驾到，侍女们又惊又慌，来不及通传，先帝便径直入了内室。见状自是吓了一跳，连招呼都来不及打便转身走了。

那妃子更是吓得瘫倒在地，待追出来之后哪里还有先帝的身影？不过经此一吓，那眼皮自是再也不跳了。后来幸得先帝重情，回去之后不放心，又派了内侍过来问安。

再见时那妃子哭得梨花带雨的，自此恩宠更盛，因而这个故事便在宫中流传开来，只说那妃子福气好，出了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借此更加恩重一层。

苏妍听完由来倒不好说什么，心里隐约是有些不自在的。这神色没有逃过建帝的眼睛，命璃心退下之后，他方才继续执了黑子在手，不露痕迹地解释道：“自古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其实不然。父皇御极三十余年，用情用心的女子，也不过那么几位而已。这位容太妃入宫在母后之前，她去世之后，父皇曾经很是消沉了几年。后来遇见母后，方才渐渐有了几分欢喜。朕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年纪尚幼。其实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只是知道父皇生性十分的嗜洁，就连朕和弯弯两个去请安，都要先用巾子擦把脸方才可以见。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喜欢一个人，将她放进了自己心底，就算她当时的模样有多不堪多难看，甚至能把人吓得转身就走。可是事过之后，依然是放不下舍不得。”

这是十分隐晦而巧妙的辩白，为自己身为帝王的那三千后宫佳丽而辩白，更是十分委婉的示好表白，苏妍自是听得明白。

凌氏是本朝的皇族，先帝于女色之上从来都是重情厚德。建帝对元后

的痴情更是众所周知,可并非风流荒唐才会埋下情殇之祸根。

至情至性的人,总会活得比寻常人更难一些。

想到元后和唐婉的死,还有那个自幼便失去生母照拂,十二年以来一直养在宫外的大皇子,苏妍心下更是隐隐喟叹。

气氛一时间有些凝滞,建帝忽然道:“朕本来想让元昉亲自去迎炜儿回宫的,他却因适逢生母祭日去了高州。不想,又惹来一桩伤心事。或许,今年的上元节,他是无法回宫了。”

苏妍心下一阵猛跳,捏着白子的指尖禁不住颤抖起来。她不敢抬眸,假做平静地问道:“元大人不是眼睛有伤?我还以为他是在自己府里养着呢,怎的这时候离了京。”

“嗯,上次牡丹池一事,他拼却性命救下你,却惹来那样的流言蜚语,朕也知道是委屈了你们。不过因为并没有人明着上折子来参他,请辞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朕再三挽留不住,他的性子又是宁折不弯的,因此也只得准了。好在他眼上伤情不算重,本来想借此机会让他重回禁中的,没想到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听建帝的语气,似乎此事非同小可,苏妍心下更是惶然。自古伴君如伴虎,元昉到底为何被迫辞官离京,他去高州祭母又到底遇上了何等险境?

诸多的疑问在她心中翻滚如沸水,她急欲开口,却不得缘由,只能淡淡应了一声:“元大人智勇双全,想来便是遇上再难的事情,总能够化险为夷的。皇上,该你了。”

建帝含笑瞧了她一眼,思索片刻便落下一子:“朕当然知道他才智过人,不过再坚硬的心也有过不去的痛。你可曾听过,他的身世?”

苏妍“嗯”了一声似意味淡然,建帝便道:“孟氏是本朝的名门大族之一,不过他的父亲在为人德行上面的确有失大家子弟的风范。本来元昉的母亲就是正妻,生下他不久却莫名就失了势。他与母亲在孟家别院相依为命,后来母亲含恨病逝,他自是受了不少磨难。朕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入宫做了侍卫。于朕,他曾舍身护驾。因而朕信任他器重他,委之以重任大权,他也的确不负朕所望。这十几年间,朕从未见过他有失态的时刻,可朕知道,他也有自己的软肋,那软肋,便是他的母亲。”



苏妍到底忍不住，问道：“那高州到底是发生了何事？若非朝中机密，我也想好奇地问一句。”

建帝的眼眸在眼窝处落下清浅的一片阴影，似有感慨道：“也不是什么机密，是他这些年来为朕办差太过铁面无私，于朝中树敌太多，因而便有人狗急跳墙，使出了龌龊的手段——他母亲的尸骨被人掘出给盗走了。”

“啪嗒！”清脆一声响，苏妍手中的白子直直落到棋盘上。

她满目震惊，一时间连掩饰都忘却了，只摇头道：“这也太过！”

“是啊！朕亦觉得此事太过下作，已命高州州府全境戒严盘查。不过主使者既然明知道元贞敬重其生母依然敢行此险招，只怕是有备无患。”

“母子情深，元大人想来现在必定十分难过。”

苏妍的眼眸愈发的低垂，她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失态，但脑中乱成一片纷乱，已无法再完好地掩饰住自己内心的煎熬。

痛，是的，这一刻，她清晰感受到了元贞内心的焦灼与痛楚，对这世间无情逼迫的忿恨与无奈。

纵然相隔千里之外，可是她的心痛却是如此的了然，心息相通。

建帝的眼角划过棋盘，点点头，毫无喜怒地端起茶来喝。苏妍静静地看着他，只见他手腕略微一转，将茶碗盖子揭起一条细缝来，接着松开手，盖子落下去磕在茶碗边缘，“叮”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极轻极细，被风一吹，瞬间便飘过脑后去了。苏妍心中突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静了一刻，方听建帝闲闲地道：“这儿确实风大。”

又问她：“你冷么？”

苏妍方才察觉出来，自己全身都在轻轻颤动着。她心跳迟了一刻，勉力笑道：“皇上这话问得怪，屋子里炭火生得正旺，我便是身子弱些，也觉得十分暖和，哪里会冷。”

建帝看着她，目光依稀有几许寒意若隐若现，继而嘴角向上勾出了一个微笑，有些麻木的，杂乱着几分迟疑。

苏妍忽然领悟出他的猜忌，仓促之间来不及细想，却做了一个大胆而无奈的决定。她垂眸低声道：“方才听皇上说起元大人的身世，倒叫我也想起

了一个与他有些相似的人。不过她是个女子,经历也有些不同。只是各种凄苦无助,却也有些类似。”

建帝便道:“看来是朕不好,说起这件事来,倒让你心里难过了。”

苏妍抬眸,却早已经神色自若,退无可退之下,她只能道:“皇上赐我一纸空白的诏书,长公主赐我铁券丹书,我知道,你们都愿我能欢喜安宁。我本不敢受此恩赐,如今却想大着胆子问皇上一句话,若我曾对皇上有所隐瞒,皇上可否念在我实属无奈的份上,饶恕我和我的家人欺君之罪?”

建帝“嗯”了一声,原本垂着的眼眸中迸出一道精光,问:“是什么事?”

苏妍敛了神色,起身端正跪下,抬眸轻轻道:“其实,我并非苏家的亲生女儿。”

建帝双眉一跳,脱口而出地道:“什么?”

苏妍心里也吓了一跳,话一出口,她方才知道自己是有疯乱。是的,她一定是疯了,为消建帝对元桢和自己之间的猜疑,她已然全不顾养育了自己十几年的苏家上下的性命周全。

可她也无法,见话已至此,只得看着建帝,明知道这一刻是泯灭了所有的自尊和自爱,用尽所有求得这个男子的垂怜和温情,可她却只能如此,别无他法。

“皇上也知道苏眉是我的妹妹,对外,父亲母亲都只说她是苏家的养女。可实际上,她才是父母亲的亲生女儿。而我,身世飘零,甚至就连我的生父到底是何人,我都无从知晓。”

建帝定定地看着她的泪水坠落下地,他想她此刻必然是十分痛楚的。可这痛楚当中,又是否夹杂了其他的情愫?却是不可得知。

他用那方明黄色的丝帕替她擦拭去眼角汹涌的泪水,温然问道:“那你生母又是何人呢?可有什么线索么?”

苏妍索性用帕子掩脸,抽泣模糊道:“她是母亲身边的一个丫鬟,我只是身世不明的私生女。当初苏家获罪之后,她便不知去向了……”

建帝叹了口气,将她揽入自己怀中,轻抚其后背道:“朕大概明白了,难怪你会如此难过,也难怪你小小年纪会如此看淡世事。想来,你父母知道你的身世之后,便一直对此十分介怀?”



苏妍轻轻摇一摇头，她脸上浮出一股坚定之色，笑了笑，道：“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将我养育成人的父母。要说这世间最亲的人，我便只剩下他们。所以纵使粉身碎骨，我也无以为报。”

指间穿过她柔顺下垂的发丝，鼻息间传入幽幽的馨香，似是为了宽慰她的伤心，建帝又道：“你如此蕙质兰心，必然出身不凡。朕不相信那丫鬟真是你的生母，况且以你所言，一切的凭据也不过是那个胎记而已，当年的真相如何，或许并非如此。或者，朕命人细细追查一番，想来只要你的生父母还在人世，总是有迹可循的。”

苏妍的泪水沁入他肩上的团福锦缎当中：“刚知道的时候是想过的，我想去问问他们，问一问为什么要将我丢给别人抚养，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恨我，或者，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我这个女儿。”她笑了笑，神色凄然，“可是后来不想了。他们舍弃我，自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再者，如今即便找到了，又能怎么样？我只知道自己身体底子不好，父亲母亲二老从小养育我、教导我，耗费了半生的心力，我只当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苏家的人就是我最亲的亲人，别的我就再也不想了。”

她的泪水让人生出疼惜，建帝闻言紧蹙了眉头。

他忽然想起她来，多少次，她凝视着自己的眼神里也有欲语还休的为难。可最终，她还是咽下了所有的难言之隐，她用骄傲凝结成那一抹永远完美无缺的微笑，也用决然筑起了一道永远不能穿透的心墙。

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让她始终不愿承认那样的事实，这一生，倾尽所有，他已无法再得知她的心意。

她与苏妍，两个人之间有着许多的相似甚至相通。走过了意气风华的少年时光，他才能读得懂苏妍的骄傲其实丝毫不比她逊色。

可是为什么，苏妍会在这个时候，向他坦承如此不堪的过去？

她的泪水里，又有多少复杂难言的意味湮没在其中？

他简直不敢去想。

可是，他分明感觉到她泪水与痛苦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味。那凄楚的微笑后面，那些星星点点的用意。

她在极力掩饰着什么，可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下意识地一握拳，将茶盏握得更紧。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他心中一紧，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相信她，就像从前无数次说服自己一样。

十年前，他收获的是绝望。终于失去她，痛彻心扉，以至于无法原谅自己，原谅任何人。

她用死，终结了那一切。

人死，一切皆成了幻灭。

他静下心，耳边微细的风声却换了一种腔调，呼呼地作着响，风里有个声音刺入耳中——那声音反复回响，一问一答，说的全是他心里的话，然他自己的心绪也纷乱成了雪片，根本无法静得下来。

忽然又轻轻一转，柔下来问：“你为什么会在今日向朕坦承此事？”

苏妍哭了半日方回过神来，转头看向建帝，笑了一笑，极力轻描淡写地道：“因为皇上说起元大人，所以勾起了我心事。我想，皇上既然悲悯元大人，或许，也不会太过责怪我的欺君之罪罢。”

建帝却探前一分，有些宽慰而又不乏肃然道：“看来还是朕的不是了，不过也好，你今日跟朕坦承了心迹，朕倒是放下心来。自古以来，夫妻之间贵在相知相信，你放心，你既然愿意信朕，此事朕便不会让任何人知晓。不过，朕先前赐你的那册诏书，倒是或许能派上用场了。唔，让朕好好想想，到时候金册宝玺上该怎么写？”

苏妍听了这话，脸上起了些绯红，瞬间却低下头。建帝脸上也微有变色，连忙问：“怎么了？生气了？你不留意自己的位分，还不让朕帮你留意么？”

苏妍不想他说得这么直露，脸上不安之色更见深重。她咬咬唇，轻声说：“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没跟你说。不是我想瞒着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她声音本就轻柔，此时听来更见细弱，建帝心中陡然一颤，不禁握紧她的手，面上却仍笑着道：“什么事？你说。”

苏妍蹙眉道：“苏眉才是父亲母亲的亲生女儿，她自进宫之后，便十分仰慕皇上。”